

燈前小語

譚惟翰



燈前 小語

譚惟翰散文小品集

燈前小語

著作者：譚 惟 翰

出版者：雜誌社
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

印刷者：建東印刷公司
上海霞山路五九九號
電話九一四六八號

經售者：街燈書報社
定 價：每冊三千元
電話五〇七二七號

版權所有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出版

自序

我的興趣的範圍實在稱得起廣泛。單以寫作而論，朋友就說我過於雜亂。一忽兒寫小說，一忽兒寫劇本，一忽兒寫散文小品，一忽兒又寫童話詩歌。我自己未始不明白把思想集中在一件事物上，總比分散了的好，無論如何成功的希望也比較地多些；但不知怎樣，一股情感的湧湧往往制不住我朝多方面去作大膽的嘗試。一年，兩年，三年……我嘗試寫作至今也有十四五年了。計算作品的數量並不算少，然而大半都是應歸於速朽之列的，我相信。

不過我並不因此而感覺寒愴。想到學習終有益處的這句老話，更想到一般大文豪的成就多在鬚髮斑白了以後，自己的膚淺和幼稚似乎也不必過分地引為羞恥。所以，即使在這種困難的生活環境之下，我依然有勇氣提得起筆，寫出些破爛的字句，換來一份莫名的甘苦。

甘苦？誰說不是！在這個小冊子裏所存留的一些短文，十之八九，可以說

，都藏有作者的歡愉和淚痕。假如文學確是屬於個性的表現，讀者定不難在這裏找到我自己的身影。正爲這個緣故，與其說我高興在大庭廣衆之中朗誦我的小說，或者從衣袋裏掏出錢鈔，買了戲票，夾在人叢裏看我自編的劇作上演；還不如說我更高興在冷清的黑夜，借着一枝燭光，靜靜地，偷偷地把讀我這些散文和小品。我私心地喜悅它們，因爲我交付了它們我真實的熱情；我也爲它們流過眼淚，因爲它們喚起了我一些可愛的回憶與夢境。

三，四兩輯裏所收的全是些「分行的抒寫」，——我不知道它們配不配稱作「詩」句。十年前，我早準備出一個詩集子的，至友俞君大綱還曾經從遠道寄來了牠爲我的詩而作的序文。序中有這麼幾句話：

「……這兩個月來把惟輪的詩翻閱不下十遍，對着故人的詩句，如像對着他的人，一切的感想全歸納在人情上，說不到批評了。惟輪的詩句不是那麼磅礴有力，却也沒有矯揉的做作；詩詞結茹其人，我每次拿起惟輪的詩冊只是一般的感想，溫醇儒雅四個字，在這裏表現得很親切。至於字句的推敲，格調或義別的講研，本來我不覺

內行，不敢談；而我的意思：於惟翰的詩句也不用把這一套來探測；天上白雲，空中流水，妙趣自然湊合，無須乎追根問形勢的。想來讀惟翰的詩者，大概也不會認我是
不知言吧！……」

相隔十年，我不曾再得蕭翁君的音信，說到我的詩集，擱至今天也一直沒有付印。（因為其中有好些是見不得人，而另有一些是絕對不容許見人的。）現在，我僅選出一小部分來合併收在這兒：一則可以保留一點年青人的感情的痕跡，二則也可以藉此表示紀念舊友的意思。

承季滢兄特地冒着炎暑爲本書設計裝幀，真使我有說不盡的感激。

譚惟翰

三十四年，七月。

目錄

第一輯

燈	一
雨	四
戲	八
等	一二
愛	一五
黑	一八
畫	二一
路	二三

第二輯

霧	二五
國	三〇
門	三三
老者	三八
紀念	四二
屍車	四九
猴	五二

荒.....五六

夜景.....五九

姻緣.....六一

胡桃.....六五

衣.....七二

像.....七六

第三輯

訴.....八一

戀.....八三

朋友.....八五

三月.....八八

湖.....九〇

隕.....九二

無題.....九三

夜夜.....九五

第四輯

告別.....九九

黃昏.....一〇二

變.....一〇五

清明.....一〇八

小丑.....一一〇

飄零.....一二二

笑.....一一六

行程.....一二九

燈

你問我爲什麼獨自兒坐着發愁？

沒有呀！誰說我發愁來着？我是——我是捨不得離開這盞燈啊！
燈？

你覺得我這話有點兒含糊，同時你又看出來了這燈光不夠明亮，燈罩的色彩也近乎濛濛不是？唉，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？我指給你看：——不，我先問你：你見過黎明時海上的薄霧沒有？迷茫，細柔，如一匹乳白的，飄在微風之中的紗網，輕拂着你的面頰，似有似無地，令你感到清逸，彷彿有誰散佈給你一種莫名的慰藉。蒙着這層網膜，你可以聽見縹緲的汽船聲，船上的唱喝聲，槳聲，濤聲……但你並看不見什麼。爲什麼一定要看見呢，假若你心裏已經

原书缺页

• 不是嗎？我的朋友們，近處的，相隔在千里以外的，隨時都能集會在這光圈裏，面對着我，和我緊握着手兒，我可以體驗到友情的溫暖。於是，我們彼此吐着心底的語言，談着不易爲旁人所聽得見的話。話是越說越多，說到那兒是那兒，決不嫌它瑣碎，因爲我們已無暇顧到那些了。……倦了，我靠着這藤椅上躺一會兒，沏一壺紅茶，把身體溶在這淡淡的一圈光影裏，朋友趁我將睡着的時候，輕輕地放下了我的手，道聲明日再來談，我半知覺地向朋友點點頭，也不起身送他們，然而他們也決不會怪我無禮貌。他們悄悄地離開了我，正如他們悄悄地來到我身邊。我慢慢兒闔上了眼皮，發出均勻的鼾聲；躺了這麼一會，朦朧中睜開了眼，茶已涼，燈却依然亮着。

雨

又碰見了落雨的日子。

我在這昏暗的燈光下打盹，雨水敲着白葉，於是我從夢中驚醒了。

想起了十年前的一個雨天，和那雨中的人影。

她愛穿黑色的衣衫，黑襪，黑鞋，長黑的頭髮，烏黑的眼珠……黑，這神秘的顏色，不吉祥的顏色！但在那一個雨天裏，她却披上了一件玫瑰紅的雨衣。

有一次，我曾經把這個人安插在我的小說裏，可是我發覺了文字是最無用的東西，借它來刻畫一切印象，如我們真實所感受的，恐怕不可能。我不想說旁的，祇打算籠統地用兩個平常的字眼來形容她，那便是「靜美」。

然而她是憂鬱的，如秋風裏飄墜的一片黃葉，在荒土上時時發出微弱的嘆息。

她寄給了我好些張她自以為最好的照片，是從她照片簿上撕下來的，如今又貼在我的照片簿上了。

她的信全是很好的散文，我能一封封地背得出，雖然它們在戰事中全化成了灰燼。

有一封信裏，她把她的一个夢境全告訴了我。我驚奇她的大胆，我壓不住自己的臉紅。

我是懦怯的，在當時。

一個雨天裏，她在校舍的樓上等着我。窗口上有她的歡笑，石階上有我的心跳。

我們在路上並着肩走，她鑽在我的紙傘底下。我們沒有說出各人想說的

話。

雨在我的眼前往下滴，我的心有不可遏制的慌亂。我叫她別陪着我走。

她沒有傘，薄薄的一件雨衣掛滿了雨珠。她望望我，走了，走得遠遠的……隔了三年，我又收到了她一封信。她告訴我：她結婚的日子，但特別聲明：「我不請你和你的夫人，請原諒。」

又隔了三年，一個認識我同時也認識她的朋友在路上拉住我的袖子說：她死了！死在炮火裏，和她的丈夫在一起。

我打了個寒噤。可是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這是事實。我祇當她依然留在人間，度着較滿意的生活。我想我總有一天還能會見她，那時我們的孩子該都長大了……

不過，十年的光陰就這樣淡淡地流過，關於她，我再也沒有得着什麼消息。

每當落雨的日子，不知不覺地我面前會立起一個黑色的人影；有時我特地冒著雨從那校舍門口走過，（現在它已成了俄人的餐室了。）我總要抬頭望一望那小小的窗，窗上的黃綠色的玻璃門常常閉著，但我彷彿總看得出有她的影子守在那兒，不是憂鬱，是含著微笑的。

戲

燈亮着。

柔和的燈光下有一個嬌好的臉孔。

導演對着那嬌好的臉孔在叙說劇情，輕聲地，沒有誰能聽見，除了姑娘一個子。

她彷彿聽懂了別人所希望她表演的動作，她點着頭，水銀燈下的眼珠子是亮晶晶的。

鈴響，試演開始。

音樂吐出幽怨的調子。姑娘依靠一隻小圓桌，佈景搭的是一間餐室。她手捧着一只小銀杯，杯裏有酒……姑娘隨着樂聲，嘴唇在顫抖，似在唸着一支歌

兒，無聲地……這支歌從前她曾經爲一個人唱過，那是在另一個日子：春天的日子。在柳林裏，在溪河邊，在那溫存的懷抱裏。如今那人已不見了蹤影。到那兒去了，她不知道；爲什麼去了，她也不知道；總之，他不來，是事實。於是，這年輕的姑娘在這兒獨飲，是借酒解愁吧？說不上來。她的心亂得慌，酒在杯中也不能安靜，輕輕地跳出了杯口，浸濕了桌沿，姑娘在抽咽……導演喊：Cut！

嘻笑着，姑娘恢復了常態。導演坐到她身邊，現身說法，叫她該怎樣怎樣方顯得悽哀動人。姑娘又點頭，這回她可真地領悟了。導演說：「不！令劇務把沃古林眼藥水取來，翻開姑娘的紫眼皮，滴了幾點，希圖用這假造的眼水將來在銀幕上去騙取觀眾的眼淚。」「苦得咧！」便是成功的評語，那時候該是導演嘻笑的時候吧？想到這，導演高興地拍拍姑娘的肩說：再試一遍！

把已經收了樂音的聲片重行開放，姑娘又從頭演起：手捧着銀杯，嘴唇顫